
明史

楊廷和　楊一清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進士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始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才器恢廓而沉靜詳審究心掌故民瘼邊事鄉人余子俊風重之將歸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行相天下其熟此以助謀斷弘治二年進修撰再遷左中允直講東宮會典成特擢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敕時劉瑾擅朝惡廷和無私謁廷和又

於講筵指斥近幸遂出為南京吏部左侍郎旋進南京戶部尚書初帝居東宮素器廷和一日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在南京對遂召還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會典小疵降其俸二等俄以孝宗實錄成復之五年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師太子太師改華蓋殿未幾李東陽致政廷和遂為首輔方瑾橫時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頗有所救劑東陽嘗語人曰吾於文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則須介夫以故閣中事多推讓之中官張永捕得涿州男子臂有龍文因以

為功觀封爵曰昔者劉永誠嘗脩吳廷和曰永誠從
子聚自以軍功封非其身封也乃止宣大有警命都
督白玉佩大將軍印同張永總制軍務監督中官張
忠副總兵都督溫恭並聽節制忠不樂屬永諷巽軍
恭亦乞佩副將軍印廷和以為將權宜專谷執不與
九年乾清宮災廷和請帝素服御左角門罷已求言
因與同官勸帝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躬九廟祭祀崇
兩宮孝養勤經筵優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遣邊兵停
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事帝稍
悔悟而義子江彬錢寧等諛言蠱惑復置不肯廷和

以父年高屢乞歸養帝不許勅有司存問賚白粲羊酒明年遭喪帝欲奪情視事廷和三請乃命馳驛歸其秋遣中使齎勅往召并勅守臣趣上道又再請乃聽終喪十二年服將闋復降勅遣行人召之十月還朝帝方遊獵宣府聞廷和至悲喜遣使賜羊酒銀幣廷和既謝因請回鑾後遂寡祀刑獄諸大政輒率同列懇請帝俱不報明年正月帝將還京自稱威武大將軍捕寇有功諭群臣為旗帳以迎先後遣錢寧張龍脅廷和廷和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君尊如天豈敢貴乎帝意不可回竟如詔旨須之帝復出遊宣府

以太皇太后喪還既至復出喜峰口廷和等前後切
諫咸不納五月駕旋後令閣臣草勅巡行諸邊廷和
等不奉詔七月降手勅加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
公爵廷和等疏曰陛下統御萬方所居者祖宗之位
則當遵祖宗之法今此勅一頒四方必羣聚而議所
謂威武大將軍果何時官制總兵官某者果何人姓
名乎且制云親師六師則不可加於總兵官而神功
聖武亦非大將軍所敢承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
不順莫甚于此萬一宗藩中有援引祖訓指此名以
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内有奸惡

為名不知陛下左右與臣等代言之臣何以自解臣
等不足惜恐朝廷禍亂自此而始疏上廷和遂移疾
不出其月帝復幸宣府歷大同山西直抵延綏塞
未還廷和等疏無慮數十上帝率不省帝又以火
牌調京營兩官廳將士廷和言火牌乃臣下所用豈
可施於廟堂萬一奸人撟命安辨真偽乞亟收還并
停所調將士亦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諭吏部加
鎮國公朱壽太師又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北兩畿山東泰安
州諸處尊奉聖像祈福安民于是廷和等上言天子

之尊上與天等豈可降而稱公又降而為太師陛下
輕自貶損下同人臣臣等豈敢曲意阿順自取罪戾
且泰山特五岳之一非天子所宜親祀陛下但能端
居大內自然福集民安若千乘萬騎所至驛騷福未
可祈徒為民擾伏望斷自聖心更弦易轍宗社幸甚
帝不從會諸曹黄鞏等百數十人皆以諫阻繫獄且
跪闕下廷和等論捄不納然駕亦中止御史蕭淮發
寧王宸濠反謀權倖錢寧黨猶庇之誣淮離間廷和
請如宣廟諭趙府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勑往諭收其
護衛屯田議未定給事御史齊之鸞沈灼等交章請

按問帝後遣司禮中官召皇親駙馬文武大臣于左
順門議之皆如廷和言于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
崔元等齎書宣諭未至而宸濠反遂有旨命威武大
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親帥邊兵討之廷和請遣大
臣帥師且榜諭順逆寬其脅從將有内變不順天兵
帝不從而命廷和居守又令撰威武制勅廷和不可
中使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先後至閣趣
視草所以迫之萬狀廷和終不奉詔帝怒會諸閣臣
為尚書劉春知制誥帝遂責廷和私其鄉人廷和引
疾不入于是有撰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王守仁擒

宸濠捷聞廷和等請班師疏數上帝在南決歲廷和等每因事論諫語極危苦帝卑置不答帝每巡遊輒勅廷和居守廷和以鎮靜持重得中外心明年十月帝還自南京不欲歸駐蹕通州廷和偕毛紀往覲時方議誅宸濠廷和言陛下帥師討賊祀郊廟詔中外而從行令罪人斯得不告廟不廷議而誅之不可帝不聽十二月賜宸濠死駕乃旋當是時嬖倖閹寺交亂左右廷和常邑邑不樂一歲中乞骸者六七既不得請徒以款款之忠周旋群豎間僅而自安以得盡言規切帝亦雅重廷和故陰持國是亦十一二焉有

毒生以廷和無大臣救上書數其過廷和延而禮之且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未幾帝崩于豹房司禮中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廷和等議所立縱倖親後禍者各有所主廷和懼其闌入抗公議急令閣門言祖訓有兄終弟及之文令興獻王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承祧同列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預耶眾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群臣一如廷和請眾皆歡呼曰天下事大定

矣是日遂以遺詔命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各率軍守皇城京城諸門散豹房將士令永等統率加恤罷威武團練軍還營諸邊及保定軍還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還衛賞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貢使令還國豹房番僧少林寺僧教坊樂人及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悉散遣之又以遺詔釋南征逮繫罪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宮金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最橫豹房官軍披隸彬既解散守城又不與于是許泰邀王憲至閣欲有所言問佯不答廷

和岡問憲為言曰江許共事、而官廳令獨許守城以是不安廷和曰圍營根本留江主調發兵泰不應以古澤吻但微言此賊廷和問賊誰也曰李琮廷和曰國家當此時忠義共憤琮獨何事取族赤斧泰曰琮狠戾江心服也廷和曰諸君在何要琮且君必欲以共事者亦一言決耳俄都督張洪至亦以彬為言請併之廷和曰君何疑江之甚江始係流賊還豹房過隊先帝視江耳帶罰鐵妻其驍勇留置左右至于虎從巡遊在朝文武皆有之豈獨一江江何嫌而有異志此歲反者宸濠及劉七藍五之屬皆一舉獲

賊不旋踵江自度內親外衆何如數賊若江能與諸
公協心共濟嗣君至日閽門辟爵當不失富貴何必
自疑人亦何必疑之泰洪皆陰為彬偵伺及聞廷和
言彬稍自安李琮者官都督僉事嗾彬以家衆反不
勝則走出邊彬猶豫但伏甲東西北三禁門以備非
常凡夕京城坊市間人馬憂然有聲人相竊語以彬
且反彬亦自危家居不成服齋宿不入臨廷和深憂
之以一刺投彬司敬謝江公大事幸賴鎮定彬乃喜
以為楊公不疑我于是遂出及題大行銘旌司禮監
與閣臣俱集文華殿廷和乃與蔣冕謀衆閒屏左右

告魏彬温祥以除彬意又以魏與彬有連引去銳
以大義魏彬恐禍及强許諾惟張銳盛言彬無罪且
爭之强廷和力折之曰君無多譚我輩言出禍隨身
家何足惜萬一事有不測嗣皇中道聞變而驚公獨
能任其責耶少監陳嚴亦從旁贊曰第收之廷和曰
是也嗣君至或見寬耳計遂定冕曰今日必了此乃
臨銳曰何太急廷和曰稍緩禍且不測與江同惡惟
李琮神周他無與也遂擬旨令祥等入啓太后良久
未報廷和冕为益自危廷和曰事若不濟我輩必死
此死亦得所冕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俄陳嚴至曰

彬已禽矣琮周亦自其家執至並下獄琮罵彬曰早用我計豈至此方是時廷和承虛康總己專斷者三旬有八日當安危反掌間定策俄頃剪除先逆以待嗣天子之至而未嘗幾微動于顏色又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弊政將悉以登極詔書除之世宗至自興邸議以明日大昕即位詔草已進而文書房官來言欲去不便者數事廷和曰數年來事有齟齬動稱詔旨今日乃知負大行為多也必如是其今日拜賀新天子御極明日長跽奉天門乞休耳且聞新君初至左右何人欲更詔書將覓毛紀亦力言之其人懼入

奏得請然後鳴鼓即位詔下都城士大夫耆老踴躍稱慶自成化以來中外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正德中尤甚詔書所革傳陞乞陞官及旗校勇士凡十四萬八千餘人歲省倉儲百五十五萬餘石一時爭誦廷和功而諸失職者咸怨之目詔書爲殺人榜廷和入朝有挾刃欲行刺者事聞詔給兵百人護其出入號隨朝軍自是帝召對者三慰勞備至廷和以帝英敏益欲有所發攄引用正人布列在位事有不可即再三强諍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已下獄論死帝貰之廷和等再疏乞正國典且曰近郎中顧可適等皆

輔臣不能弼正臣等誠愧其言乞罪賜罷斥帝竟不從茅藉其燈座而已時有詔免經筵日講廷和等言時方孟冬不宜遽罷已請帝謹天戒守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勵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賢人節財用語皆切直優詔答之先是武宗時廷和以一品九年考滿命兼文大學士俸疏辭未下至是詔連成命嘉靖改元以定策功詔封廷和冕紀世伯給誥券歲祿千石廷和等屢辭不允以去就決之乃聽辭封改蔭錦衣世指揮使又力辭再改四品文職世襲終不受五月下旬經筵罷詔并日講暫停

且侍午奏廷和等請視朝後宮中讀書如故有疑則
使殿賜問母俾聲色玩好得接于前帝褒納焉僉事
史道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廷和堅卧不起力求去
帝褒諭備至勑斷來章數遣內臣及吏部鴻臚官就
第敦趣廷和不得已乃起視事初大禮議起廷和引
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示禮官謂宜考孝宗稱興獻
王為皇叔父妃為皇叔母自稱姪皇帝名而立崇仁
王為興獻後廷臣共主其議獨進士張璁倡繼統不
繼嗣之說帝大然之廷和因召對為爭者三封還御
批者四執奏三十餘疏又中使日奉溫旨議閣下卒

不可專由是帝眷寖移明年閏四月廷和以帝崇信
異教齋醮頻興言臣等嘗以左道宜遠勸陛下預絕
其端謬蒙採納具書毀廢今無故修設齋壇親屈萬
乘此皆先朝亂政之徒芟夷未盡致貽陛下蠱溺苟
梁武宋徽求福得禍人所共曉無益有損章章明矣
然則行香拜籙之勞何不移之以御講幄修齋醮
之費何不移之以濟困窮帝不能用十二月有詔遣
中官督織造廷和等上言今年江南浙江水旱異常
淮揚徐邳並為巨浸百里之內寂無炊烟白骨委積
流離載途幼男稚女計斤論價一口僅得數十錢無

食之民胥險求活鳳泗間嘯聚椎埋不可禁止頒徵
租賦尚奚獨除奈何復為煩擾所命草勅不敢承詔
時吏部尚書喬宇亦率九卿疏諫六科十三道繼之
而帝竟不納仍趣內閣撰勅廷和等又言臣等備位
大臣不可則止使當引身而退而奉承之誠猶望庶
幾改之且臣所執者祖宗之法陛下所有者祖宗之
天下今臣等言之不聽舉朝言之不聽而獨于二三
邪佞之言用之不疑陛下能獨于二三邪佞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陛下以為累朝事例臣按洪永以來
固未嘗有惟成化弘治間行之憲宗孝宗善政甚多

陛下寧不取法乃獨擇其不善者而遵守之乎且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竟出左右何人之手祖宗朝凡有批答無不由內閣擬進惟正德中奸邪亂政始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新政以來惜未明正其罪遂令此輩敢循覆轍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祖宗之法度哉比歲宗社傾危賴陛下扶持之然國勢民力比于先朝不逮遠甚豈堪今日復自毀削此臣等所為撫膺流涕者也不聽廷和遂再疏引疾帝遂聽之給事中蔔鳴李學曾御史涂相等交章論廷和不可去弗納又明年始議稱孝宗為皇伯考於是廷和

子修撰慎率羣臣伏闕哭諫杖謫雲南既而王邦奇誣訐廷和指廷和次子兵部主事惇及婿修撰余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鞫治無狀乃得解退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實罪之魁竟削籍又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幾何時曰太倉粟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泯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弟廷儀進士兵部左侍郎子慎惇孫有仁皆

進士愼自有傳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舉鄉試官化州同知始從巴陵一清初𨌺𦠅敏書過目不忘守臣以奇童薦憲宗命入翰林擇師教之年十五舉于鄉又四年登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好交海內賢俊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甚衆父喪卜塋丹徒因家焉擢山西提學僉事有聲及以副使督學陝西其政視山西加着所拔士如呂枏馬理康海輩咸爲聞人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悉悉入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弘治十五年應天鎮江楊州大水極陳時政

闕失請下詔修省大恤被災軍民帝嘉納馬時陝西馬政廢壞帝用劉大夏爲楊一清左副都御史督理之數奏行茶鹽監收事宜易置行太僕苑馬寺官屬馬政大飭初至時馬止二千二百餘匹草場六萬六千餘頃收卒七百四十餘人比辭任馬增至五倍卒三倍草場倍之其以茶易馬又萬九千餘匹于是中朝咸謂一清才可大用十七年冬寇大入花馬池帝從以大夏薦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一清受事寇已退乃創紅古平虜二城以援固原築濬河垣墻以遏敵騎劾罷總兵官武安侯鄭英而裁鎮守中貴

冗費歲省白金數千兩孝宗以銀鼠皮令陝西采諸異色一清言天子之服皆有常式制皮為裘取輕煖而已若銀鼠變染于義無取徒傷儉德請罷之疏至孝宗已崩武宗可其奏已而寇數萬騎入寧夏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人自平涼趨赴之衆叩馬遮留一清不顧寇轉犯隆德一清馳至元亭驛先令城中人裹饋乘城發火炮聲若數萬衆寇疑天兵至遂遯正德改元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三鎮有警不相為援其患在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廷議即推一清遂命總制三鎮軍務兼理馬政言者以總制官不

當與諸巡撫並乃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臣伏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阻抵河山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自花馬池至靈州地既寬衍城堡復疎賊能踰牆入則固原慶陽平凉鞏昌必皆受患其間漢土雜居萬一兵連不解內變因之可為寒心成化初寇入河套時猶未有邊墻既而寧夏巡撫徐廷璋築墻濬壕二百餘里在延綏者又得余子俊修濬深固于是賊不入套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漸疎墻日以隳壕日以夷弘治十四年賊自花馬池壞墻而入殘我內郡連年侵略動輒失利

都御史史琳嘗請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僅修西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自謂可以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則所修不足以捍禦故也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值此年荒旱倉廩空虛而賊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徒多擾費既至召援每慮後時欲戰則彼既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臣故以為防邊之策莫危于戰莫安于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韋州閱視要害因博集群策考求其故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業夏以安內附整飭寧州以邊外役當務之急莫先于此臣知今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必滋異議然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功可集則近怨不恤此臣區區犬馬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之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于先而逸于後也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

壞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支南備河此邊患之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可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邊防敵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無策東勝之議或可終復且臣非敢主守而忘戰也方將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若冬來復有侵犯便當身先士卒奉行天討今年套中無賊內地有秋人民粗安正可以有為之日凡所當行臣不敢避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

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舖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滂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墻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可恃敵至仰答兵宜置衛興武營有守禦所兵不足額宜更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一清因辭兼馬政次第舉行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不能安亦見劾政日紊明年三月引疾歸將去籍上興築工費請勅代者乘時修舉兵部議以一清計慮周悉邊工已有端緒請

遣諸練大臣往督毋踈成勞詔竟罷其役籍所餘銀送京師于是一清所築墻僅四十里而工遂輟又明年給事中安奎等覈陝西邊儲劾折瑾遂矯旨逮一清下詔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解得釋復先後罰米六百石五年寘鐇反起督陝西諸軍偕中官張永往討未至賊平留一清鎮撫寧夏居永還一清奏蠲田租一年甦軍民疾苦清還鎮守以下役占營軍及潮墻侵地莫敢不承命初永之將還也一清知永與瑾有隙秉間扼腕言曰此賴公力定反側幸甚雖然此易除也其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

豈無心顧未有為公發之者遂促席畫策作瑾手承難之曰是家晨夕在上前即上一日無彼不樂也且枝附已成年日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倖臣觀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矣今者受任成公誠及奏捷之際請間論軍事止必屏左右就問公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言誅瑾瑾誅公益柄用乃悉矯前政之弊以收天下心吕強張永業發公千載三人耳永心動問曰脫不濟柰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見信公頓首據地泣不起且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如此上必為

公勤苟得請即行事毋須吏緩于是永勃然起曰若予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遂召拜戶部尚書論平寘鐇功加太子少保帝從宦官言取戶部銀三十萬兩入內庫又遣宦官織造南京詔付長蘆鹽三萬二千引一清皆疏爭並免三之二明年春改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上平賊十二策及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一清獨不可曰里巷小民敢稱兵構亂罪不可赦請易將增兵殄滅乃已議始定其冬廷臣薦入內閣帝既用費宏而加一清少保太子太保固辭不允時權倖用事中旨

侍奉官以數千計一清極陳其弊并請悉汰諸國師真人法王佛子帝不從第黜序班以下五人而已尋以修省舉同列上言視朝不可久虛講筵不可久輟豹房非燕居之所馳射非萬乘之宜帝報聞中官谷大用陸誾冒平賊功求封弟侄為伯一清謂亦予秉兵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不宜濫加封爵不聽一清雅好汲引朶是扶植善類振滯拔幽凡為劉瑾所構陷者舉見甄錄不能無踰度用人給事中王昂劾一清與銓不平多植私黨一清奏辨詔謫昂休寧丞一清疏請留之弗報御史孟洋以劾梁儲靳貴坐謫而

他言事忤中官者張璞劉天和王廷相成文谷繫詔獄一清並備同列論救一清故與尚書傅珪不協及珪與孫交並罷一清抗疏乞留時論以此多一清乾清宮災復率同列陳數事曰視朝太遲曰享祀太慢曰西內創梵宇曰禁中宿邊兵曰畿內皇店之害曰江南織造之擾帝不能從尋加少傅太子太傅十年正月再請帝早朝勤政且言邊兵所以禦寇令顧留之京師陛下又親教閱之以禁密之地為戰鬬之場震撼喧呼俾夜繼日既無警蹕之規復乖堂陛之體邊鄙將士恃寵驕恣意外之虞不可不備陛下春秋

尚盛儲位尚虛正宜端拱深居以延福祚而乃耗神疲力于兵革之間上損威重下駭人心此臣等所以食不下嚥卧不安枕也不報未幾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一清言累朝簡用輔臣必於翰林春官之選其不由是入者唯李賢薛瑄臣才行既非其倫以學術論又不如今劉春蔣冕豈宜濫竊以滋訾議不聽是時帝益失德亂政亟行一清在位多所匡救然言不盡用殊悒悒不自得明年以災異自劾言近者綱紀縱弛宮府異體用舍違宜刑賞失當流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摇國

是禁庭雜介胄之夫根本無腑臟之托是宜地震天
鳴日食星變水旱之災告無虛日而任職在掄思忝
陪察勿陳銳既多不行擬旨或從中改盈廷論奏不
能贊其從正類擯斥不能救其去邪銳橫行風俗頹
敗醜類在位將安用之乞早罷斥以避賢路不允有
惡一清者告朱寧曰匹夫流言蓋謂公也寧大怒會
故御史張承仁主事段金摭一清考察黜已由武學
生朱大周以通于寧因共為奏令大周上之疏一清
前為吏部考察不公疏下吏科駁之大周復訴一清
言偽行汙又為吏部所持寧益怒責吏部陳狀于是

給事中周全御史陳獻等交章劾大周妄言亂政請究主使者帝不聽一清遂四疏乞休許之一清歸丹徒得唐刺史許渾丁卯橋而園之詩奕琴酒其間監司府縣造請無虛日所策朝事尺度無爽時人號為智囊及寧王宸濠反一清以鎮江要地調軍儲衆以備之武宗南巡渡江幸一清第明日復幸方貢酒樂作帝分題製詩賜一清命和以進一清因有所獻帝悅比還凡五幸焉世宗即位遣使存問先是帝為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帝心識之至是廷臣交薦嘉靖四年即家起兵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加官如故溫詔褒美比之趙充國馬援郭子儀一清馳驛過洛陽謁劉健健語之曰應寧當入相矣今乃復戴兜鍪乎一清慙謝一清至是蓋三為總制部曲舊校無不踴躍喜時亦不剌為小王子所敗亂入西海通脅洮州為寇大為西寧洮河害尚書金獻民言撫之便一清獨請勦及土魯番求貢巡撫陳九疇請閉關拒絕一清言馭戎之策自治為先今士馬虛乏城堡不完內無根本可恃而欲立威異域臣竊危之況西寧有亦不剌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尚表裡連結並起而爭不知

何以待之宜及其悔過時勅遣臣馳使撫納而我以其暇益修守備凡策之善者也帝納之其冬屏書與張璁桂蕚力排費宏御史吉棠同請還一清内閣以消朋比帝以為然降勅召之給事中章僑鄭一鵬兵部主事楊儀並言不可御史侯秩復疏爭帝怒謫秩官于是一清三疏懇辭帝不聽明年五月詔加少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如故一清將至先以聖學聖政聽言宥罪和衷五事獻因引年再辭優詔褒答先是帝遣中官赴陝西織絨一清在道見之甫至即陳軍民困敝請撤還帝嘉其忠愛然中使

竟不撤儀獻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其冬以災異修省言今茲諸異皆陰盛陽微之徵宜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與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于倖門而人無懲戒與伏覩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懷而未淪浹于天下靡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鬱九卿執奏輒聞報罷臺諫陳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沴必

堅浸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悟也乙戒諭大小臣工共圖職業凡政令之關夫當汲汲修改者幾何生民之疾苦當汲汲拯救者幾何至若遺賢未甄忠直未録讒慝未殄幽滯未雪明句開陳勿懷顧忌陛下廓從善如流之量毅然施行以固國計而悅民心民心悅則天道和矣因引罪乞罷帝遣司禮中官賚詔慰諭凡數百言且令指實陳奏于是一清再陳祭告寬恤納諫用人法欵五事帝悉採納之又明年陝西總督王憲奏大捷推一清經畫功詔加特進左柱國進華蓋殿兼文大學士俸時費宏已去

一清為首輔帝賜銀章二令密封言事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一清故善張永至是與張璁論其前功請召用帝為起提督團營七年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墻且言一清在正德中舉大工數集會去職不果成今議者動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一清所築既二十年屹立如故足徵議者之謬帝命如一清初議且發帑佐之一清亦言修邊之議發自愚臣中遭沮止其後屢議興築不果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也請擇年力精強視國如家者如臣前所規畫次第續修二月興工五月止八月興工十月止順時量勢以為

緩急期五年乾功甚中故有伏罷不過千人不可以之藉口大工既成則廷綏足邊以來至寧塞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一切邊垣皆可以餘力修治此一勞永逸之計也帝深納其言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先是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以是頗引一清帝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既免常朝及日講侍班又免朔望朝參已令辰初始入閣視事有所陳奏帝密手自批答詞極謙下一清感帝

知各雖多將順亦盡力匡贊一時廟堂議論殊有可稱璁蕚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己類獨請召謝遷心銜之遷未至璁已入閣一時邪調喜事者爭趨附之多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積不能平會錦衣指揮聶能遷訐璁璁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寬璁怒奏請宣諭輔臣以排斥一清又嗾黄綰上章極詆一清疏辯曰臣在閣每事必推讓璁此陛下所知方能遷奏下臣愚璁常言議禮為衆所嫉獨能遷深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歡一旦乃有此奏又未奉明旨不敢擬罪重典若誅戮大臣同列即

寘之死地是將敵主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臣豈敢哉至都指揮張浩賓與璁有連璁欲用為浙江都司而難于自言乃為臣稱浩才臣因告之兵部而推之令謂臣賓薦浩將誰欺乎自春以來臣見璁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與抗其他大臣惟所頤指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勸以恭遜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璁同鄉故交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臣以其操鄉音經筵未令進講璁欲用為吏部侍郎欲令典兩京鄉試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實陰詆臣臣老病之軀處危疑之

地惟陛下憐而赦之帝手詔慰諭且歷數璁短于是
一清疏謝再乞歸帝諭留如初時潞城賊陳卿作亂
璁主撫璁主勦一清是璁言帝意乃決八年正月帝
以去春長星出白氣亙天元旦大風晝晦令閣臣條
畫弭災急務一清等具對宜戒飭百官和衷共濟毋
持異說以揚己毋務苛切以病人陛下尤宜任賢納
諫率先于上上下同心專一愛養民力護持元氣則
天意自回因列上恤民窮修武備惜人才飭言官四
事帝並褒納之已復請溥恩澤寬謫戍為議禮言事
諸臣求宥得旨此輩悖逆無道與十惡不殊奈何宥

之獨可遣官清天下刑獄而已時璁既與一清有隙及楨萼入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疏求去帝固留不許其秋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璁萼品行言一清尚通多私故舊于是一清求去益力言臣年七十有六服官五十八年豈容尚戀朝班且性素疎直難諧俗好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欲以安靜多尚刻覈臣獨矯以寬平用人則謂才難當惜决獄則謂罪疑惟輕此惟陛下知之非外廷所及知也願憫臣老俾遂其私帝復溫旨襃之于是給事中王準陸粲劾璁萼忮恨專恣招權納賄狀帝大怒立罷二人

且暴其罪示廷臣其黨霍韜懷憤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嘗受張永蕭敬重賄一清再疏辯且乞罷帝雖優詔勉留而璁復召還于是韜知帝意已動攻一清益急且言法司威逼吳從周等構成萼罪實承一清風指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明日出刑部尚書周倫于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等知帝恚一清遂實韜言請削一清籍璁佯疏救帝不許令一清自陳馳驛歸仍賜銀幣明年朱繼宗獄起坐受張永弟容金錢為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其年八月疽發背卒卒前數日為

疏自解言身被污蔑死不順日帝覽而停之令法司鞫臧罪勿問十二年恩詔復故官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博學富才略善機變尤曉暢邊事明徹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手授卷中機宜好奬引人物人或訾己顧揚薦之故喜功名走勢利之士亦歸焉故吏門生滿天下其帥陝時麾下自偏裨致大將者甚衆亦不絕其饋遺然有所入散之立盡以故當時數被訾論後人卒稱賢相焉

論曰廷和身居鈞軸委蛇危亂之間中外惶惶如不終日不知大臣輔弼之義安在又不知何以鬱鬱能

久處此也幸而宗藩入繼神器有歸雖其間苦衷調劑不謂無勞然呼吸變生僅而得定亦庶幾收之桑榆者已耳一清嫺於邊務志切匡時卽難拘小節而髮年再相復與新進相軋以及於敗恐老成耆舊未肯遂屑屑為之也然以二臣之才扶危定傾奏効安攘之績並足以為國家重嗚乎其亦可以為賢也已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十七

梁儲　蔣冕　毛紀

費宏　石珤　張治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年進侍講旋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十一年冊封安南卻其餽父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十六年升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勑掌詹事府坐會典小疵降右侍郎俄以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五年瑾誅

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
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先是儲子次攄以輸粟充錦衣
衛舍人冒功授總旗為劉瑾所發勒為民至是復職
已恩擢錦衣百戶家居恣縱南海富人楊端與民田
田主滋獄之次攄端怨攻田主殺其四口次攄亦怒
招猺戶滅端家殺二百餘人掠其貲財焚室廬而去
巡撫林廷選等以儲故不敢詰流聞京師言官交論
儲始引罪辭疾帝為慰留命給事中劉禔會廷選勘
問但蔽罪他人次攄罪請帝自裁法司陸完等亦不
敢執正乃命發次攄邊衛立功五年還職時論駭之

十年楊廷和遺表去儲代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治太素殿天鵞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之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而貴亦罷毛紀入輔與儲協心匡贊中外倚焉先是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而返儲等疏雖不聽猶慮外廷知之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自是遂肆意遠出八月朔微服從近倖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

覺追至沙河不及而還建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中建儲之請亦不報具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慮有追駕者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禦寇于應州乘輿幾殆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為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群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及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十三年鳳陽守備中官丘得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勑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

不可弗聽七月帝從江彬言將遊塞上既言邊關多警將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促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將廷和見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竟不得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爵雖貴亦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為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不知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之貶損否乎況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

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自取他
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進歷宣府大同直抵
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乃間田為牧地
帝已可之令儲草報書儲爭不得乃為書曰祖宗不
以上地益親藩所以防孽全骨肉也王今欲之朕
何愛焉王其益謹侯度罔俾驕矛其間則朕亦何滋
恩之有帝覽書猶豫事竟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
闕諫儲及冕紀亦以為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
宸濠反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
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對此議行則回鑾益

無日乃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十五年帝以宸濠械繫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遣磐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其秋有物若豕首墮于帝前其色碧又拘婦人于別室若有人首掛壁間人情益驚帝始自疑儲冕乃危言苦諫帝頗心動而群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明年帝崩奉迎興世子於安陸既即帝位給事

中張九叙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遂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道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予釗奏請贈謚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言官彈疏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謚文康次棟疏遠職累冐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儲弟億進士終參議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學稱冕舉成化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與諸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

有器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冒邊功大行陞賞冕及梁儲亦屢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蔭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督責之叢睿皇帝北征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猶且陷于土木今以宿衛單弱之兵經行邊徼孰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十四年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世宗即位議定策功加伯爵固辭改蔭錦衣世指揮

人辭乃除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詆石珤不可掌銓衡二人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事御史皆言二臣不可去朝廷帝乃命鴻臚諭留冕上疏陳謝猶固乞骸骨帝再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為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致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用席書為禮部召張璁桂萼入朝物情恐沸冕乃抗章極諫

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預聞
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其為溺職
甚矣誤國負君將安用之兩月以來陛下欲尊崇所
生立廟大內臣與同官毛紀費宏反覆論辯至數千
言未蒙採納竊思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
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
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將兄弟
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于孝廟
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
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

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祚皆指宗祀

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

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為本生父母立廟大內

者漢宣帝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于墓所光

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于章陵宋英

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

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

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後

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

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

張璁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而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何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而疏中再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端亮有守持正不撓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冕守之不移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七年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遂登進士

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
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
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為講官正德
五年進學士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
禮部尚書烏思藏遣使入貢具使言有活佛能前知
禍福帝欣然遣中官劉允迎之因齎送幡供所攜錦
衣官至百三十餘人衛卒及私家僕隸數千人芻糧
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三萬
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
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

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新責楊一清皆極諫不報明年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是時帝再游塞上紀偕同官連疏切諫皆不省十四年帝南征紀與楊廷和居守鎮撫百姓防遏奸宄京師晏然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

紀為首輔復執如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珤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邀結朋奸背君執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札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而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宋司

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緣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為告夫邀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靦顏朝著之間伏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興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尤直允其去馳驛給夫廪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為縉紳所倚賴後明倫

大典成追論奪官久之廷和罷留論喪紀以恩詔敘
復帝亦且忘之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
夫康又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
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
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講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
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耽
于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會
府部千王于當漂當襲父爵為弟當涼所奪且數年
矣宏因當漂奏辯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

為勤明年劉忠致仕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年止四十有四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是時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覘以綵幣不納改餽他珍玩卒拒却之寧懟且恚宸濠謀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寀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完厲聲應曰今恐不能不予也宏曰若爾我不敢預聞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寧數偵

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案不當留翰林卽指
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案致仕甫發而寧
遣騎尾宏抵臨清焚其舟貲裝盡燬宏歸卽杜門謝
客宸濠俟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怨會宏族人與同縣
奸民李鎭等訟宸濠陰令鎭賊宏鎭等遂據險要作
亂率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焚宏
先人塚毀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于
朝下巡撫按狀始遣兵剿滅宸濠敗言者爭請
召宏世宗卽位遣行人卽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
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偕同官楊廷和蔣冕毛

紀同心協贊數勸帝革武宗弊政休養小民大禮議起諸臣力與帝爭帝至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為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委任甚至戶部議遣其屬督徵正德逋賦宏偕同官石珤賈詠力陳不可請斷自十年以後從之嘉靖四年十月帝以四方災異勅羣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懷政事加意窮民而後可令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致近者絕衣食之源遠者蒙賠累之困

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蒙見原言官舉職每加詰讓律所當行者數經讞而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而獲免干和召怨有非一端祈陛下省察帝優詔褒荅且引咎然不能用也畿民困養馬宏請減十之五俾輸直漕運輕齎銀法當賦漕卒後以入官宏奏歸之卒大同兵變朝議將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且焚不勝彼將據城而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為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于大禮難不能强諫亦從不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萼用事

書等檢討各改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實録成宏擬出為僉事書由是憾宏璁萼由部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率惡其人諸翰林官至不屑與並列宏亦每示裁抑使不得擬他翰林等璁亦大怨而會帝禮待宏有加帝書為詩歌寄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如此蓋前此未有也萼璁滋害宏寵萼即言詩文小集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以憑藉寵靈凌厭朝士帝置不省遂與璁數宏于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賄謀起用並及其居

御史宏上書乞休略曰蔡懋之挾私而怨臣者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為兩京御試考官則怨不為教習則又怨蔡懋者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蔡懋日夕攘袂搤腕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及懋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懋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宏子懋良坐罪下吏兩人攻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職宏允切章至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雖下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譴蔡懋于是奸人王邦奇希兩人風

持上書訐故大學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四月也十月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萼既前死而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而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甚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共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乃踰時遂卒帝為咨嗟賻卹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宏凡三入內閣佐兩朝

殆十年雖中遭讒搆訖能以功名終其身少保入也
弟家為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為編修家長子
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並列禁近一時罕與為
比家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
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家世父瑄官參議身有傳
石珤字邦彥藁城人戶部尚書玠弟也與玠同舉進
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家居孝宗末始進修撰
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南京吏
部右侍郎十年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
疏言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腹心之託外有事變

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一日未寧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珏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王瓊為吏部尚書旬群小竊柄銓政混濁珏素行剛方謝請託絕苞苴孤立行一意諸干犯清議者多見屏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勑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珏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三年六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先是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珏抗疏言其非禮及廷

臣伏覩泣爭孫偕同官毛紀助之無何大禮議定紀去位孫復諫曰竊惟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搬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孫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以少動于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願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歎悅戒勿復

言明年建世廟于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說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泰葉忠等交疏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之貶秩調外琮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璁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之不得諸輔臣以為言帝不報趣具儀轉急琮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為從令固孝而孝有大于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璁等所引廟見之禮

令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罹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慍擲以大臣故優容之孫為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不欺其志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致寬大毋急近效為帝言帝見熱逆潤弗善

也議大禮時帝初欲援以自助而珤據執爭持論堅確益失帝意璁蕚輩亦不悅然珤素行高璁蕚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卒不能有加于珤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和誣及宏為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恤典皆不予歸裝襆被止車一輛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珤者自珤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帝懷前憾諡文隱隆慶初改諡文介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十五年會試第一明年賜
進士改庶吉士予告歸嘉靖五年授編修預修明倫
大典遷左贊善歷兩京吏部右侍郎治持身方峻銳
然以辨邪正為己任朝士有潔身自守為世擯棄者
多推薦之甚有時譽二十四年以左侍郎兼學士掌
翰林院事出為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八年帝以嚴嵩
獨相久詔廷推堪任者以吏部尚書文淵等六人名
上帝見治及祭酒李本名念內閣為治本遂進治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本同入閣預機務明年
加太子太保當是時嵩得君專柄事取獨斷視同列

蔑如治悒悒不自得而帝又寺事焚修◦惟咸直西苑撰青詞治欲諫不敢不諫則違己志愁思抑鬱遂病其秋俺答薄京師治已病甚伏枕太息猶力疾作奏欲堰白河水以遏賊騎力憊弗能成草乃已踰月卒贈少保帝以其懷情不盡賜諡文隱隆慶初改諡文毅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氣節留心天下事言論侃侃推重館閣及秉大政不能有所建樹譽望頗損於初然與權臣同事卒無所附麗其自守有足稱者

論曰正德中年以後奸佞盈朝宗社杌隉兆乾坤何等時也及于世廟群陰廓清庶幾復覩天日乃憂危

甫釋鞿羈交興耆碩舊臣接踵罷去老成既斥政令
滋更姦回阿媮之徒遂叢出而擅命矣可勝悼哉